

烧的青春火焰，脸色越来越白。

“你叫张雷？那你哥哥叫什么？”方子君问，她的脸色全白了。

“……他叫张云，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张雷没有注意，合上钱包。方子君无语，张着嘴没有任何声音，脸色真的是煞白。

“我一直就想见到他，能够在他的部队服役将是我一生的光荣。”张雷说完，严肃的表情没有了。他看着不说话的刘晓飞和方子君，笑了：“别误会啊！不让你们给我走后门，我还用不着——我相信我自己。”

“我也相信你。”方子君突然很激动地脱口而出——于是都愣了一下，包括她自己。

## 5

方子君长发披肩，换了蓝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牛仔裤从医院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张雷还真愣了一下。刘晓飞是真的没有注意，他还在等着何小雨混出来。换了便装的方子君一下子就不是穿着外面套着白大褂的绿军装那样严肃的女干部的感觉了——当时看不见军衔，但是张雷估计起码是中尉或者是文职副连。从外表上看她好像比张雷和刘晓飞还要年轻，活像一个艺术学院的大学低年级学生。她看见张雷，愣了一下，稳定自己，接着走到两个傻不拉唧的学员面前：“怎么了？傻了？”刘晓飞笑笑，他心思不在这儿。倒是张雷啊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跟这儿看倾国倾城呢。”方子君装傻，声音却有些发飘：“谁啊？指给我看看？”张雷打哈哈：“就在我跟前站着呢。”

“你怎么跟你哥哥一样贫啊……”方子君的脸一红，但是随即又白了。张雷一怔：“你认识我哥哥？”方子君意识到自己是真说多了，急忙追回来：“在前线见过一次，他那时候受伤住在咱们野战医院，不熟悉……”张雷想想，没说什么。这个也很正常，女医护人员上过前线的各个军医院都有一大批。虽然前线的部队很多，但是见过一两次也是很正常的。方子君没说话，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刘晓飞看见何小雨穿着深蓝色牛仔裤和米色的毛衣从医院里面连蹦带跳出来，急忙喊：“小心点！你月经走了啊？”何小雨就瞪眼，跑到跟前就掐他：“你个死东西，就怕别人不知道是吧？！”刘晓飞就赶紧捂住自己的嘴。

“走吧。”一直沉默的方子君说话了，“今天我请客，给你们改善伙食。去吃涮羊肉还是什么，你们说了算。”

“我来吧，哪儿能让你请呢？”刘晓飞赶紧说——他是真的有这个底气的，虽然老爸交代老妈好多次，进了军校就让孩子好好锻炼，军队全都管了，不能再给孩子钱了，但是老妈还是悄悄给他塞了不少的钱。

“还是我来吧。”张雷也觉得让女士请客不合适。

“得了吧，你们三个小红牌，请我啊？”方子君笑道，“现在什么都涨价，就是军校的津贴不涨。我还不知道你们在军校多清苦吗？走吧。”就都不争了，知道这就关系到女干部的面子问题了——想想也是，堂堂的一个女干部，还是小雨的干姐，怎么好意思让两个小红牌学员请客呢？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吃涮羊肉，四个人就走向另外一条街上的涮羊肉馆子。

刘晓飞自然和何小雨连蹦带跳地嘻嘻哈哈地走在前面，张雷就和方子君慢慢在后面溜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无言了，一直都在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张雷才开口：

我要有动静你就地卧倒。”他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大步上前做尖兵引导。风雨当中，两个年轻的军人在密林穿行。穿过一片密林，山势陡峭起来。黑乎乎一条长城在山上蜿蜒。刘晓飞看着长城：“咱们路没走错，爬过去再有十公里就到红军阵线了。”张雷苦笑，丢掉拐杖：“前提是爬过去。”三点固定改两点了。刘晓飞说：“下雨危险，沿着长城走走吧，看看有没有塌陷的城墙。”张雷叹口气拿起拐杖：“你说我们这是什么心理？啊？平时都骂毁我长城，现在又到处找长城被毁的地方。”刘晓飞在前面带路，突然一伸手蹲下了，张雷当即就地卧倒。刘晓飞半天没动静，张雷匍匐前进过去压低声音问：“怎么了？”刘晓飞说：“篝火。”张雷仔细一看，长城脚下的背风处真的有篝火，还有帐篷。但是明显不是军用的，都是五颜六色的，有三个小帐篷，人影也可以看见

张雷说：“不是蓝军的人。”刘晓飞说：“是老百姓，可能是哪个野营俱乐部的。”张雷说：“过去看看，混点吃的。”

刘晓飞在左，张雷在右后，两人采取进攻队形小心翼翼地接近篝火。离近了看见是五个人，三男二女。两人还要往前进，突然暗处出来一条黑影直接就攻击刘晓飞。刘晓飞枪口一转，一枪托砸在他下巴上，随即一个漂亮的屈膝顶肘，那黑影就飞出去了。那五个人都起来了，惊恐地看着这边。

“我们是解放军！迷路了！”刘晓飞高喊，“你们别害怕！”那五个人面面相觑，最后中间的那个年龄稍微长点的说：“你们过来吧，下这么大的雨，过来烤烤火吧。”刘晓飞就扶起那个被打倒的黑影：“不好意思啊，误会。”那个人掩饰地笑笑。刘晓飞就扶着张雷进了那个被石头遮挡的凹处。聊了聊才知道，这是一个三角翼俱乐部的，来长城飞三角翼。下雨了计划就搁浅了，等天晴再说。张雷一听三角翼来了精神，他是空降兵出身，在部队飞过三角翼。聊天的时候，那个人无意间问起了这么多部队在这里聚集干什么。刘晓飞说是演习。聊天当中，张雷的脸色逐渐变得沉稳起来，他觉得不是特别对劲。

张雷要去外面撒尿，刘晓飞就陪着他。没人的地方，张雷低声说：“这几个人不对劲，你别多嘴，也别让他们看出来。”刘晓飞纳闷：“怎么了？”张雷一脸坏笑：“他在套你的话。我上学以前，军部旁边揪出来过特务，就是擅长套我们部队官兵的话，安全厅还专门给我们部队上过一课。这手叫伺机套取，属于特务技巧。”刘晓飞吐吐舌头：“乖乖。你是说他们是特务？”张雷有了主意：“是不是也不委屈他们。别让他们看出来，明天咱们想办法收拾了那个领头的。这雨下不长，明天天亮就有办法了。”

两人回去，刘晓飞开始顺着对方的话胡说八道。张雷一脸坏笑，仔细合计着明天的计划。

## 5

第二天，雨果然停了。三角翼俱乐部准备开飞，一架体育三角翼就停在了山坡上。张雷抚摸着三角翼，不由赞叹：“好东西！”那个年龄稍长的人问：“这个你们部队有吗？”刘晓飞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没有？今年全都装备上了。”那人就问：“你们会飞么？”张雷笑笑：“当然。这样好了，你让我们过过瘾，我们带你飞一圈。”那人想想，刘晓飞在旁边敲边鼓：“你不是喜欢军事吗？我们带你从红蓝军上面都飞过去，我们熟悉演习，还可以给你当义务解说呢！”那人打定主意了：“好。”

任？”晓敏说：“是啊！林经理，您真的紧张过度了！我看廖先生是一个爱国台胞，他是诚心诚意和我们一起搞好省城的建设。”林秋叶说：“晓敏，你记住这句话——商人爱国，但是也爱利益。爱国是本性，追逐利益却是本质！尤其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没有利益他是不会签的。”晓敏嘟着嘴：“林经理，我知道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您太紧张了。”林秋叶叹口气：“也许吧，20年兵习惯了——他问我丈夫的事情没有？”晓敏说：“没有，一句都没有。”林秋叶点点头，没说话。电话响了，林秋叶拿起来：“喂？”

“干啥呢？”何志军雷一样的声音响起来。

“我说你就不能小点声？”林秋叶把话筒拿得距离自己远一点，“我这是办公室，又不是你们大队值班室！”

晓敏笑：“林经理，我先去了。”林秋叶点点头，晓敏出去关上门。林秋叶问：“我说，你何大队长又有什么指示？”

“我今天回家。”

“什么？！”林秋叶叫起来，“真的啊？！”

“还说我声音大，你的声音也不小，看给我震的！我说我今天回家。”

“在家过年？”

“过不了了，我到陆院去接教员和学员，顺便回家看看。我们大队是总部战略预备队，过年肯定是战备我走不开。”林秋叶有些失望。

“我回家看看你，看看小雨和子君就走。”

“好吧，我今天早点回去，给你做饭。”林秋叶激动地说。

“咳，一碗面条管够！吃什么不是吃啊！”

“你这人！”林秋叶恨不得把他从电话里面抓出来打，“要过年了你知道不知道？！”

“好好，我错了我道歉！”何志军说。

林秋叶笑，抹抹气出来的眼泪：“好了，我做你最爱吃的，你记得吃完饭再走！”

“好好！对了，我还得带个教员和俩学员，就一起在家吃吧。”

“成，过年人多热闹！”林秋叶爽快地说。

## 2

“我的俩闺女！”何志军人没进屋声音先到，何小雨就一下子冲出来抱住何志军的脖子撒娇：“爸——”

“哎呀！我闺女又出落水灵了！”何志军就掐掐何小雨的脸。何小雨一眼看见后面的郑教员、张雷和刘晓飞，马上就下来了，特别不好意思：“爸，来客人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刘晓飞就眨巴眨巴眼睛。

“啥客人啊！你郑叔叔不是自己人？”何志军进来，郑教员和刘晓飞张雷也进来。何小雨脸红了。

“哎呀都来了啊！”扎着围裙的林秋叶从厨房出来，“老郑赶紧坐，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晓飞也来了啊？”

“阿姨好。”刘晓飞赶紧说。林秋叶招手：“坐坐！这个小伙子没见过，你同学？”

“哎！”何小雨拉着方子君跑了。

“我说！”何小雨喊一个兵，“看见刘晓飞了吗？”

“刘晓飞？”那个兵摸摸脑袋，“不认识！”

“陆院的，来这边搞战术试验分队的！”

“哦，刘助理啊！”那个兵一指，“在后院训练场呢！”

“走！”何小雨拉着方子君就跑。

“跑那么快干吗？”方子君不好意思了。

“你说呢？”何小雨眨巴眨巴眼，方子君低下头被她拽着跑——训练场的哨兵远远看俩女孩跑过来以为自己眼花了。

“不用敬礼了！稍息——”何小雨跟他摆摆手就拉着方子君冲进去了。

哨兵揉揉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训练场一片热闹，战士们都在围成各自的圈子搞自己的竞技运动。俩人进去找了一圈没找到，倒是被战士们看了个够。

“站住！口令！”刘晓飞和林锐突然从她们身边的人群当中跳出来。

“我的妈呀！你想吓死我啊？！”何小雨踢了他一脚。方子君只是笑笑。

“你们怎么来了？”刘晓飞问。

“我们怎么不能来？”何小雨说，“张雷呢？”

刘晓飞看看方子君，有点不明白，指着天上：“那不！”

方子君看去，一架三角翼正在降落，直接冲向训练场中心的柏油马路。何小雨拉着方子君就跑过去：“嘿！好玩啊！子君姐，我们也去坐坐！”

“我说！”刘晓飞急了，“你先跟我说清楚！”

“说什么说！这么好玩你别拦着我！”何小雨头也不回。

“完了完了！”刘晓飞痛心疾首。

“怎么了？”林锐不明白。

“撞车了！”刘晓飞喊。

“哪儿有车？”林锐左右看看。

三角翼滑行停稳，张雷跳下来摘下钢盔和眼镜。方子君脸上现出红晕，脚步慢了。随即张雷伸手，很绅士地接住一个女孩的手。女孩也是穿着迷彩服，跳下三角翼很兴奋，摘下钢盔和眼镜。方子君的脸就白了，何小雨也站住了：“芳芳？！”

刘芳芳笑着看她们俩：“你们也来了啊！咱们三姊妹齐了，今年过年热闹了！”——张雷看见方子君，急忙把手松开了。

方子君挤出笑容：“我身体不太舒服，先回家了。”转身就跑。张雷看着方子君，想喊没喊出来。刘芳芳奇怪地看着何小雨：“怎么了？”

何小雨看着他们，呆了半天一挥手：“你们都别问我！”掉头跑去追方子君。张雷呆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 第十二章

### 1

陈勇在打磨子弹壳，桌子上的和平鸽花瓶已经基本上快做好了。田小牛高喊：“报告！”陈勇抬起头：“进来。”田小牛拿过几枚60迫击炮的弹壳：“排长，这是你要的。”陈勇闷闷地说：“放这儿吧。”田小牛站着看排长做花瓶：“排长，你做的真漂亮！送给对象的吧？”陈勇说：“少多嘴，想跑五公里了？出去！”田小牛急忙敬礼出去。陈勇把60迫的弹壳放到花瓶空着的位置，正好。

他笑了，哼着沂蒙山小调打磨炮弹壳。

攀登楼跟前，张雷在给方子君展示攀登技巧。方子君在下面看着，给他卡秒表：“7秒！”张雷顺着攀登绳滑下来：“我还可以再快！”

“少吹了。”

“不信？你再卡表！”张雷对双手吐口唾沫搓一搓就要上去，方子君准备卡表，陈勇轻轻咳嗽两声，张雷和方子君回头，看见陈勇抱着和平鸽的花瓶站在那儿。张雷笑：“陈排长，有事儿吗？”

“我找方大夫。”陈勇说。

“找我？”方子君笑，“你说吧。”

“嗯。”陈勇把和平鸽花瓶递过去，“送给你的！”

“送给我？”方子君不敢接，“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方大夫，你来我们特种侦察大队过年，我事先也没准备。”陈勇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是战友。这个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希望你收下！”

“陈排长，谢谢你啊！”张雷伸手就接。

“住手！”陈勇突然怒了，张雷的手停在半空。

“我是送给方大夫，不是送给你的！”陈勇一字一句地说，方子君急忙接过来：“我收下了收下了，你们别吵。”

“你跟方大夫还没结婚！就算结婚，我也只是她的战友，不是你的！”陈勇看着张雷说，“我送她的礼物，你不许碰！”

张雷忍住火，被方子君拉到身后。

“谢谢你啊，陈排长。”方子君真诚地说。

“你今天下午就回去了，我也没什么别的礼物。”陈勇看着和平鸽花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

“我很喜欢。”方子君说。陈勇笑了：“那就好！”